

吴旗县党史资料丛刊

(第四十九期)

中共吴旗县委党史资料

征集小组办公室办

一九八二年十月九日



奔袭楼坊坪

一九三四年九月下旬，陕甘军委宣布以庆阳、保安、安塞三个游击支队的大部恢复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老二团三三年五月由当时陕西省委负责人兼二十六军政委杜恒浚决定：到渭、华地区开辟新苏区，同年五、六月自淳化出苏区经三源、高陵、临潼到达兰田，商县交界的张家坪失败了），庆阳支队为第一连，保安支队为第二连，安塞支队为第三连。三个支队的青年编为少年先锋连。保安支队长刘景范同志任团长。后由骑兵团调来胡彦英同志任政委。十月中下旬原十七路军警备骑兵团第二团团长，当时的三边、吴旗土恶霸张廷芝带领骑、步兵各一营和民团共一千人，由吴旗镇东南金佛坪出发顺洛河东南下侵战了我保安苏区金堂镇许多村庄。张廷芝团部（或叫什么指挥部记不清了）和骑兵团住在白豹川、足扎川

汇合处、楼坊坪村。吝士殿营长带步兵营和民团住在白豹川，离楼坊坪六、七里的李洼、背台等村，并大抢大捕苏区人民。

陕甘边区红军总指挥刘志丹同志得此情报以后，立即带领正在甘肃陇东地区活动的四十二师骑兵团和即将集中整编为四十二师第二团的庆阳支队、保安支队北进到达甘肃（现华池县）柔运镇、陕西为原保安（现吴旗）白豹镇交界的打板岭等村集结。

当天中午再得情报说：敌人从昨天起，大抢粮草，大修防御工事。因此，志丹当时召开各团负责同志会议，分析敌人有长期驻守或建设据点企图。并决定在敌立足未稳，明天拂晓就打，粉碎敌人企图。

下午四点左右，部队正在进行行军准备，志丹同志由骑兵团来到我们二团二连。他见到战士第一句话就问：“你们睡醒没有？今晚要雪路行军七、八十里”。大家说：“睡醒了”。他接着说“我们的老对手张廷芝又来了，怎么办？”大家说：“再打”。他又说：“张廷芝的脾气你们知道，他的罪恶你们也知道，这几天又犯下了更大的罪恶，所以我们再教训教训他。但是，我们不能轻放，他这次来的步、骑近千人，枪好子弹多”。他顺手先后拿起几支枪，拉开枪机，看了弹膛、枪管，子弹说：“枪还擦的干净”。他又看战士的鞋袜时发现，宋德宝的鞋子破烂，就说：“这样的鞋还能行军打仗吗？”平时好开玩笑的宋德宝说：“请首长放心，我绝不掉队”。志丹说“不行！不行”！赶快买鞋，买不到就修补。你们排长是谁，快给我叫来”。这时宋德宝把新鞋拿出来说：“首长，司务长给我买下了新鞋”。志

丹说：“你很会节约，也会开玩笑”。部队吃晚饭中对宋惠宝的游击气作了评论。

黄昏前，部队开动了，路经白豹镇到达界牌沟门村又得情报说：李洼等村各土殿营和民团布防面大，警戒严密，防御工事多而坚固。张廷芝和骑兵营为第二线，还住楼坊坪，布防面小，工事也较少。因此，志丹同志最后决定避开各营，绕道山路集中兵力攻击楼坊坪。

亲 审 敌 探

我们部队脱离白豹川大路向另一条小沟前进。走了三、四里，前已部队给走在二团，骑兵团之间的刘志丹同志口传报告说：“在新户湾捉到两名敌探”。几分钟后志丹等快步越过行军部队奔向新户湾。当部队到达该村时，群众已烧好了开水，备了炒面。我们在院子喝水吃干粮中，看见志丹和刘景范、赵国卿团长等在一个土窑洞小麻油灯下向一名敌探问情况。不一会又调来另一名敌探，我们窑门外的人员看见志丹手拿一个很陈旧的笔记本。问：“你们部队住在大川为什么派你们到山沟来作侦探”？敌探说：怕红军从山路来，志丹说：“那你们为什么在这睡大觉”。敌探说：“在部队每晚怕的不敢好睡”。志丹笑说：“那你回家务农，给百姓做好事，不就好睡了吗？”敌探站起来说：是、是、是！志丹说：“坐下说，要说真话不能说假话”。志丹问：“你们部队要到那里去”？敌探说：“听传说要去白豹镇、双庙镇”。志丹说：“那为什么几天按兵不动呢”？敌探说：“张廷芝又想楼坊坪，李家洼两个石寨子修起来住兵，控制白豹川，足扎

川和金堂镇的洛河两岸，与金鼎山相呼应，然后再去白豹、双庙等镇。”志丹哈哈大笑说：“他的胃口真不小”。志丹又问：“张廷芝住在那里？^{做了什么工事，配备什么哨所？}骑兵营长是谁？骑、步^{配备什么武器}？”敌探答：“张廷芝和卫队住楼坊坪中村，骑兵营长王义元住下村王家店院，上村住一个强连。士兵都配备德造套筒骑枪，大部还配十响自来德，班配二十五响或五十响的德式冲锋枪，步兵都配德造或仿德造七九步枪、手榴弹、少许冲锋枪。长官部配自来德，各种枪弹都在百发以上”。志丹笑说：“几乎把他的全部家当都搬来了”。并说谈话就此结束。敌探走后，志丹给赵、刘团长说：“按原计划行动，集中兵力打楼坊坪。我们现在李洼以西十多里，走山路，到楼坊坪近二十里，马上出发上山岭，不准人喊马叫，发光，失火，要肃静前进”。

部队上山不远就看见志丹和各团负责人越过本队和前卫部队先行了。

雪后天晴，满天星斗，风平浪静的夜晚，除人马踩雪响外，还听见远方鸡叫、狗咬声。部队从李洼高岭到达楼坊坪，李洼之间各二、三里的高山上停止前进。志丹下令：二团派少数部队及大行李控制李洼后山制高点监视各营。骑兵团派参谋长带一个连下川过河到楼坊坪村西南西川口，平地等待打响后向北进村攻击敌人，并防各营增援。主力部队从西山向村子东北包围。赵团长带骑兵团主力直插村东北小谷地。打响后直攻下村东大院。二团为第一梯队，夺取村西北土寨高地。各部受领任务后立即进入接敌运动。当我二团夺取进村必经道路

山寨高地，进村攻敌院落时，狡猾的敌人用强大火力死守窑洞，一兵不出。战斗从傍晚打到太阳满川，除开始消灭少数敌人外，毫无进展。

引 蛇 出 洞

就在这时得到情报说：敌各营有增援模样，因此，志丹下令：引蛇出洞，野外消灭。当我军撤到围攻线不到百米时，敌团、营、连的出击军号一级接一级吹响了。我大部人马都向来的西山路残雪撤退。一股敌骑突然从中、上村大路胡同冲上来，此时正于我山寨撤退的部队集中手榴弹打倒敌群，炸的敌兵人仰马翻，血肉横飞，残敌丢盔甲，滚回村内。

我后卫部队到达山腰高地时，志丹同志问：“伤员都下来否？”我们说：“后面还有几个抬不动”。志丹说：“一定要抬下来”，马上组织火力掩护，“一定要抬下来”。等伤兵到齐时，由于我村南骑兵连没有积极活动，因此，敌人全部攻上来了（因参谋长以后受到批评和处理），离我们只有百米时，我骑兵团长换用冲锋枪还击敌人。只打了一两夹子弹，就被敌冲锋枪打伤胸部倒地，他又站起来被交通员扶着向志丹同志方向走去。志丹见赵负伤，很快跑过来扶起，赵不说话，只要脱去大衣，志丹接过大衣扶赵上马，要交通员保护向来的道路走去。这时，敌人更近了（各营方向枪也响了）把二、三百米大的山腰高地打得硝烟弥漫，人喊马叫。多么担心啊，离敌太近了，子弹太稠了，但是志丹同志还站在人群中沉着地指挥战斗，这个指挥所连一点隐蔽地也没有。我们请志丹上马走，他给骑兵团说：“派一连

骑兵掩护，步、骑向来的山岭撤退。再派一连骑兵很快增防李洼高地。防止各营截我后路，^{这时}他才离开第一个指挥所和部队一起撤退，找寻反击敌人的有力地形。我们走了二、三百公尺，遇到一个必经的鞍部得路。通过时又被敌人打伤一些人马。他立即令一部撤退部队就地还击，加强火力压制敌人，撤退伤兵，抢救轻伤战马。同时命令通过鞍部上到另一高地的部队组织火力掩护后卫部队通过。我们部队全部上到这条山岭主峰以后就轻松的多了。可是，离楼坊坪走湾路才只有一、二华里，步枪还是有效射程。时间已到上午十点左右，敌人也不跟进。并在山腰高地重新组织被打乱了的部队。志丹传令二团派少数部队监视敌人，其他部队吃干粮、少吃雪、防感冒。检查武器，争取休息，准备再战斗。

他还在观看敌情时，指着楼坊坪村东北山峰半腰十多个步行敌人说：“那不是张廷芝吗”？穿的灰色皮大衣，大个子。战士说：“你能认得”？志丹开玩笑地说：“剥了他的皮，我也认得”。志丹又说：“这说明跟上来的敌人是王义元带的，张廷芝跑出来连马也没骑就上了山，是准备逃命的”。战士又说：“打”！志丹说抽好枪打，要打准，先用套枪打，子弹射落在他的足下左右。把雪中的土都打起乱飞。但打不上，又用俄造水连珠打，打得张廷芝东跑西窜，无处藏身。又调头跑下楼坊坪村去了。可惜我们的枪太老了，打得子弹太多了，来复线都快磨光了。在四、五百米距离就打不准了，在张廷芝下山不久，就有一、二十个骑兵顺川跑向李洼村。不一会各营就开始向我退路高

峰运动了，张廷芝认为吝士殿已断我通路，所以他的骑兵又向我诱敌部队扑来。这时，志丹下令我骑兵团边打边退。步兵顺岭向西南撤退。我们通过李洼后山高岭时，吝士殿只在远处打枪，不敢接触。经过近二十个钟头战斗，行军的人马越走雪越深厚，实在疲劳了。人马抢吃雪，口舌破流血。

准 备 回 马 枪

下午两点左右走到二十里的孔涧村东北较开阔的高地上。随着诱敌部队行动的志丹同志传来命令：停止撤退，准备回马枪！准备回马枪！象一股风一样传给每个指战员。太好了，实在不想走了。部队调头选好地形，将深深的积雪做战工事隐藏其中，猖狂的敌人认为我军是溃退。当我诱敌骑兵通过步兵防线后，敌骑紧跟进入我雪中陈地。我伏兵回枪，打得敌人狼狈不堪，惶慌逃窜。我骑兵回马紧迫十多里，结束战斗。

部队到达孔涧时，一名战士没经商议拿了群众一颗腌白菜吃。志丹同志骑马过来看见问：“买的吗”？战士说：“我饿的顾不得买就吃了”。志丹和气的说：“要司务长加倍开钱，你向群众道歉”。他下马要交通员传令部队想法买熟食吃。部队到达小涧川王沟门时，伤员、伤马正在休息，包扎伤口。志丹说：“部队过山在白豹镇宿营”很快派人先准备好食宿，接着就看伤员，伤马，伤员要喝水，他说水中要加盐，再加鸡蛋。伤员起运，他亲扶赵团长等重伤员上担架，又把一名能骑马的伤员扶上他的马以后，才随队步行，黄昏到达白豹镇

时，镇外山头要道赤卫军已布好了警戒，水饭备好。可是近三十个钟头没有休息的战士，吃饭中大半都睡着了，战马也低头休息了。

深夜巡营

第二天凌晨二时，我起来查哨时，志丹等三人从南街骑兵团驻地过河来北街二团防地巡营。

他见哨兵就问：“冷不冷”，睡了一觉吧？没有吃饱饭吧？哨兵说：吃饭、吃的吃的睡着了，志丹又问我：“你也睡着了”？我说：“是的”，把饭也倒在衣服上了”。他说：“现在很想吃了吧？换哨回去再吃，各部队都留有饭”。我们说：“首长也要很好休息，你的身体消瘦”。他说：“我也睡了两个多钟头，精神已经很好了。我的身体消瘦可不闹病，请同志们放心。”他接着说：“一点多钟得到情报，张廷芝被我击溃后全部逃出苏区了”。我们说：“敌人逃走了”你还来巡营？”他大笑说：平时巡营为了战时应用，平时不养成战时都会出问题。我们突然长途袭击敌人，敌人也会突然长途袭击我们。我们杀回马枪，敌人也会杀回马枪。我们是革命军队，但力量还不够强大，这次战斗只是伤杀和击溃了敌人，没有消灭敌人。我们的战士身负一当十，十当百的任务，甚至更大的任务，如不注意平时养成，战时就会吃亏。他又问：“你们有步哨巡逻哨吗”？我们说“有”，他说：“对”！部队越疲劳，越要加强警戒。他又说：我们在哨位上说话多了，今后不可。并说：天冷疲劳，哨兵要勤换。他又去看熟睡的部队，进村打开手电看院子、窑洞，房屋的足地上的荞麦柴，糜子草

中都睡的战士，饭碗在身边放着，怀中抱着枪。有的战士把盖的草蹬开了，他带我们把草轻轻的盖在身上（当时部队都没有被子），他问：“为什么院子睡这么多人”？我们和带班员答：“房子少”。他自言自语地说：“我们的战士太好了，太疲劳了”。他又对同行的同志们说：“我们从前天下午三点钟到昨晚七点没睡觉，已有二十八九个钟头了。实际上从甘肃北进以来四、五天没有好睡了。赶快检查凡蹬开草的都给盖好，直到睡醒，不要打搅。他又去看靠我们住的一部骑兵部队。叫了值班员先看战士和步兵情况一样并作了处理，再看马匹。见马场就问卫兵：“马都好吗”？卫兵说：“一匹马不吃草料”。他去边摸马耳朵边问卫兵：“马医看了吗”？卫兵说：“看了”。志丹说：“不行”！马还发烧，快报马医。他又摸了其它马耳，看了马草料。卫兵来后又问：马掌、马鞍、肚带、叉子有毛损坏？卫兵说：“其它都好”。就有三个马掌松了，现已钉好。”这时，已到三点多了，天明寒冷，鸡已叫。志丹问我：“你还不睡吗”？我说：这阵没有瞌睡了。他笑着说：“任务来了就把瞌睡怕跑了”。我们去看伤兵，你们加强查铺，严防战士冻病、冻伤。

中国人民
解放军 兰洲军区后勤部临潼干休所

离休老干部：王四海